



恭  
祝

蔣  
院  
長  
五  
十  
壽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新  
中  
國  
建  
設  
學  
會

## 會 序

新中國建設學會成立之始，同人晤對一堂，嘗相商討學術救國事宜。一日理事長黃膺白先生語曰：「茲有一事焉，爲我學術界不可或緩之事，而有關於發揚我國文化者至大，唯何，曰古書今讀是已。我國古籍，價值之偉大，已爲世界明達之學者所公認，今國人相率競言國學矣，亦知古之典籍，汗牛充棟，卽不問於人事之紛繁，窮歲月亦不能卒其業，况乎古今世殊事異，其中原理原則，固歷久不易，而典章制度，未必盡宜於今，則刪繁就簡之工作尙矣。抑且古籍文義奧博，疏註言人人殊，亦未能悉合今日之需要，則援古證今之詮釋尙矣。夫有志於斯事者，非於古有深切之研究，於今有確當之認識，不獨足以勝任愉快，名曰古書今讀，殆有不同於掇拾叢殘，鉅釘箋註者之所爲。諸君子其有意於斯乎，亦孔子修訂六經之業也。」膺白先生斯議，於今數年矣，會中同仁，大都牽率

公私，有斯志而促促無從事之閒，今者趙厚聖先生，慨念時艱，就平日讀史，半部論語四字之心得，（趙先生嘗解宋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謂半部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分言）奮筆作半部論語與政治一書，猗歟盛哉！夫孔子集我國古代思想之大成，而論語揭仁道以立人道之極，尤足爲孔子學說之中心，我國文明之憲典，凡欲從古籍研索人生真諦，政治途徑，將必以此爲入門之階，而本會古書今讀之工作，亦將以此爲權輿乎。厚聖先生篤於學而尤明於治，斯書用力至勤，凡論語之政治要義，選擇精當，闡釋詳明，而一以現代需要爲指歸，其價值固無待贅述矣。書成，適膺白先生困於病，不能爲序，同人以膺白先生之志，與厚聖先生之功，實有聲應氣求之美，爰誌數語，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 本書序例

衆民廣土，高山大河，與夫悠久之歷史，雄厚之天賦，無一不爲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之寶。然而錦上之花，足爲我國無上光輝，且卓然傑出於世界各國文化之林者，尤惟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如何偉大，在親炙孔子之道者，尙不能具體形容。有如子貢所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顏淵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均爲抽象論。司馬遷傳孔子，列於世家而爲之贊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



至聖矣。』在本文中，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一人。』又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而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其推崇孔子，亦爲烘托法。然孔子偉大，果安在乎。我人生於孔子沒後兩千餘年之今日，如果將秦代之焚書坑儒，與夫歷代之尊孔，概置不問，而以忠實精神，尋求其偉大所在，則於無可形容之中，有可得稱述者三焉。一爲篤學力行精神，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所謂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愛，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均爲孔子一生之實際，足示千百年後學人之模範。一爲救時覺世精神，所謂『我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所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一種匡救全人類之懷抱，實與大教主之釋迦基督一體。一爲大政治家精神，所謂『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

三年有成。『所謂』如用我，其爲東周乎。』孔子心目中實具有撥亂世而反之正，導衰弱而致之興之全部經綸。孔子不能於事實上挽救春秋之亂局，而徒於文化上樹立後世之典型，實爲春秋時代最大之悲運。此三大特點，孔子并集於一身。遂成偉大之孔子。本書之第一主旨，即在紀念偉大之孔子，而表章之於科學昌明之新時代者也。

然表章孔子，必須表章其內容。孔子之思想之本領，其內容未嘗不可想像之於詩書禮易，未嘗不可尋求之於春秋，未嘗不由孟子闡發其精微。然求其最能親切表見者，當無如孔子語錄之論語一書。故我人如欲了解孔子，必須了解論語。我人如欲於千百年後，光大孔子之遺教，以福國利羣，亦必須實踐論語。惜乎二千年來，尊孔之典，行之弗替，而在政治上能實踐孔子論語之遺教，以致治平實效者，祇有宋相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然卽此一語，若在富於覈實性的國民，亦必有種種研究。

第一 趙普所謂半部，究爲何半部，抑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份，而冠以半部名詞。

第二 如指應用之一部份而言，則在論語全書中，值得應用之部份，不以時代而異其效能者何在。

第三 宋初政治，如與值得應用之某部份論語相較，是否相符。

第四 如與某部份論語相符之宋初政治，其真價值如何。

第五 如宋初政治自有其造福人羣之直價值在，則此可作爲政治家經典之所謂『半部論語』，是否應加以詮釋，以供當代或異代之借鏡。

凡此皆尊重孔子，表章孔子者，應有之思考，應有之工夫，而在我國學術界，竟未有此，甚至在盛言政治學之今代，亦未有此，此不能不謂爲從來尊孔者之徒尊其名，而未尊其實。本書第二主旨，即在檢揭半部論語於政治上之真價，與宋初政治之實效，以促當代或異代之注意此國寶者也。

世間無絕對的美善，所謂美善，惟『宜』而已。政治亦然。即政治上之主張與方策，如



爲適宜，卽有價值，否則縱令若何偉大，古典而已。孔子之政治思想，何以適用於相隔千年左右之宋初，則宋初立國之環境與孔子時代背景，大略相同，而孔子之道，爲適宜也。所謂時代背景，大略相同者。

一． 春秋時代，攻伐不休，民皆憔悴於虐政，對於仁者之期待，有如水火，適與宋初承唐季五代藩鎮肆毒之敵者同。

二． 春秋時代，戎狄大爲害於中原，其時君相，或爲攘狄之舉，或採和戎之論，要皆所以圖生存。又與宋初承燕雲十六州淪陷，契丹雄峙之局相同。

三． 孔子所往來之邦，爲較弱小之魯衛陳蔡，其政治思想，雖非專爲弱小對待強大，然實以立國於列強並峙之中爲對象，此又爲宋初開國於諸藩國互爭雄長之局勢中者相同。

因此相同之時代背景，而宋之開國君主趙匡胤者，又適以孝弟仁厚之天稟，與孔

子所懷抱之中心思想所謂「仁」字者，不期而符合。於是一部論語之所詔示，宋之君相，乃一一以供實驗，而收撥亂反治之神効。（宋之積弱爲另一事，與開國時無涉，非此處所可論述）然宋初以至今日，又千餘年矣。不幸千餘年後之今日，時代背景，又彷彿春秋與宋初，而艱難險惡之狀，且又過之。於此時也，籌計治平之實際方法，雖以世運進展，而益趨繁複，然政本治原，所在之論語，如虔誠體會，善爲應用，則非僅仍爲對症之一貫良方，且將以科學方面之輔助，而益顯其神奇。本書第三主旨，即在明示春秋與宋初之時代，與現在相似，而半部論語，可大行於今者也。

本書主旨既明，今試述編述之例。

- 一 政治之要，首在得人，一國多普通之政治家，自然有傑出之政治家，普通之政治家，人人可以修養而成，故修養爲造成政治家必由之途徑，因特列基本修養一編。

二 一部論語，大部可資修養用，惟條目過多，轉損應用之便，故為避免繁重計，凡有性質與意義相同之語句，即在按語中述及，不列專條。

三 按語為著者讀書治事與交遊時所積之管見，得之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者尤多。僅係摘舉史例或引證其他語錄，以明其關係之重，不敢自詡為心得，更不敢推翻舊時註解。讀者仍應以本文為主而加以思考。

四 論語一書除供修養用外，有一大部政治理論，故於基本修養之外，特列政治理論一編。

五 政治理論之部，所有語錄，有意義相類者，為明白一種主張與註解之便，并列若干條而加以共通之解釋。

六 政治理論部所採事例，大部根據於宋初實際政治，以明宋初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之並非空言。然趙普相也，在帝政時代，非君主同心，相亦無能盡力，

故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至少應目爲宋初政策，非趙普一人之力也。

七 篇首摘錄王船山先生宋論，以見宋初政治之價值。

八 本書僅爲研究半部論語之序論，若能因此而引起更有價值之研究，另有勝於本書之新著，或爲本書再版時增補之用，則裨益孔道非淺，不勝馨香求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寶山趙正平

## 摘錄王船山先生宋論

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統一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

悌。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味。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墓。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

和。利。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壽。陵。曠。博。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謙。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之。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按 天命之說，已不足信，茲所謂天，可作自然律之支配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等等說法，均受自然律之支配而然。本篇可見宋祖之心符合於自然律也。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

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駿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諸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



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甯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按 此段極言德化之盛。不獨闡發宋初政治特點。尤爲後世濫用權威者。痛下針砭。其中含義至精也。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璣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更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鷙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燔。曹孟德惡其競。

而任崔炎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歿。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捨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况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

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徙。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况。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按 此段極言宋初尊重士格，爲有宋一代士風高出漢唐之起原，亦德化中之一支目也。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斲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是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槩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迥出者乎。民之

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下。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己。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祕。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之。術。以。互。於。中。旣。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閒。陞。大。位。儒。術。尙。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

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賤貸禁淫刑增俸祿尙儒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買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絲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卽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岐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沽息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醕無所傲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

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枝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譖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爲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按 本篇極言宋祖一切善德，皆由『仁者安仁』而自然發生者也。

# 半部論語與政治

## 上編 基本修養

按 人生之基本修養，爲任何事業所不可闕。政治家尤爲重要。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基本精神之修養也。其所謂「才須學也，學須靜也。」此基本智識之修養也。武侯之所以成三代後唯一名人，謂即得力於基本修養，無不可。本章即將論語一經中所有補益基本修養之至理名言，集而解焉。

### 一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

按 智識爲治事能力之本，好學精神，爲智識進步之本。溫故尤爲知新之本。故任



何人士，應選最重要之書籍若干卷，隨時學習，不獨增益知識，且可陶冶性情，政治家尤爲重要。中史上傑出領袖如漢之光武，早歲治經，到老不倦。唐之太宗，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弘文殿，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講論前言往行，尤爲學而時習之之大觀。拿破崙於兵間常攜書八卷自隨，孟德斯鳩之法意居其一，亦一好例。

孔子又言『溫故而知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不能』，卽時習之義。

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按 立己以立人，爲孔門立身處世之基本觀念，所謂『仁』是也。既欲立人，必先愛人，既欲愛人，必先有自然。而然的視人如己之樂趣，况在來自遠方之友朋乎。此一種精神，看似平淡，於政治上的關係，非常重大，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禮天下賢士，非有此愛好友朋之基本精神，不能辦也。

### 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按 此所謂人不知者，含義甚廣。茲試舉三例以明之，第一諸葛武侯所謂不求聞達於諸侯，即不求人知之義。第二我有爲民造福之心，而人民不解，反致其謗毀。如鄭子產初執政時，鄭人有執殺子產，我其與之之歌是。第三我有大功德於國家而國家不察，反待以非禮，如燕之放斥樂毅是。在此種狀況下，能做到不愠，即爲大聖大賢工夫。如武侯之躬耕南陽，悠然自得。鄭子產之不毀鄉校，任人議論短長，樂毅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均爲人不知而不愠之適例。

### 四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按 仁字爲孔子中心思想，其意義極淺近而極博大。蓋仁從二人，一人卽是我，又

一人卽是他。卽愛己愛他謂之仁，而他則千萬人不能限。故曰博愛之謂仁，我亦爲人類中之一，博愛則我當然在其中也。仁之培養，爲孔門中心工作。何以培養，則必自能愛最親近之人始。父母兄弟，卽最親近之人，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在中史上自孝弟出發，而發爲燦爛之仁政光輝者，宋太祖卽其適例。詳見附錄王船山先生宋論。

## 五

巧言令色鮮矣仁。

按 巧言指諂諛之言，令色指柔媚之容。鮮矣仁指大多數爲不仁者。孔子又有一巧言亂德，『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語意同。所以不絕對斷定爲不仁者，間有以仁心發爲仁言，其措詞之方法，容或使人可愛也。孔子所以爲此言，非好爲評論，實欲人養成一種鑑別詞色之虛心，有容受直言善言之雅量，勿僅以愛憎好惡爲從違。

也。此義在政治上，亦極重要，國史上宦官宮妾之亡國敗家，均證實巧言令色之害可爲鑑也。

## 六

曾子曰：吾日三省我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按 此節三段省察工夫，任何人可得而實踐。以任何人每日應有職務，社交，修養三項事功也。就政治家言，職務之對象爲衆人，卽應竭盡其能力，以爲衆人謀幸福。然無論政務如何繁劇，必須兼顧社交上之信約。政務與社交，又無論如何紛忙，必須兼顧學養上之增進是也。

又 忠之一字爲確盡義務意，並非單對君臣間言，觀此可大明。

又 傳不習乎一語，解見上學而時習之語。

## 七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按 此爲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系統的課目，入則孝，是指家庭道德，出則弟，是指社會道德，卽以待兄弟之道待同輩也。謹而信，是治事對人之道德。汎愛衆，是將『出則弟』一語更擴大之。卽墨子所倡兼愛親仁是在愛衆之中，特別加以分別。如後文所述就有道而正焉之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文字係廣義，所謂文質之文，文明之文，非僅文章之文。

## 八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按 此兩語，下句指治學言，故上句指治事言，重字當作慎重解，卽遇事不輕易下一判斷，不輕易表示然諾，一經判斷或然諾，則卽不輕易變更，於是威嚴始見。在政

治上講，此義至關重要，以政治上決一議定一法，必須幾經審慎，不宜輕率武斷，既已決定，則必履行，不宜朝令暮改。信立而威生，是爲威信。以此精神，用以求學，則所得知識，爲真知灼見，而非浮光掠影矣。

又 政治家與軍事家，所需要之精神條件，常相反對，卽軍事家需要當機立斷，而政治家必須審慎持重。是也。國史上以軍事上英斷著名之唐太宗，（詳見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之興國記李世民傳）在政治上常不憚反復討論，迂回曲折。且自知個性之過於輕斷，對於死罪，雖令卽決，仍得三覆奏乃刑。此卽爲重則威之政治例證。然此種審慎持重之精神，必須培養於平時也。

## 九 毋友不如己者。

按 此與子夏「賢賢易色」孔子「就有道而正焉」兩語及告子貢謂「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一節同一精神。其效用異常重大。以無論何種人士，如有勝於己者，爲師爲友，則德業自必日進。設若予智自雄，習於頤指氣使，專以不如己者爲心腹，則在普通人士，不過德業不進，而在政治上，必致宵小日進，賢俊遠離。國事將日以敗壞。武侯出師表中所謂親賢臣，遠小人，與親小人，遠賢臣，其樞機視此而已。

## 十 過則勿憚改。

按 改過爲至難之事，亦爲至要之一事。在政治上尤爲重要。申言之，能不憚改過，則可從善如流，憚於改過，勢必飾非拒諫。政治家之是否賢明，視此而已。鄭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惟子產能勿憚改過，故爲賢大夫，不獨子

產凡名政治家，未有憚於改過者。顧遷善改過之習慣，又必須涵養於平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焉，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一節爲此語之補充。

十一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爲人生修養之初步基本。蓋必具此基本精神，始可以言安貧樂道，始可以免除患得患失。始可以言政治品節。諸葛武侯所謂淡泊以明志，亦此而已。

又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及「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意義與此同。



敏於事而慎於言，爲多做實事，少講空話工夫，在政治上亦同。申公告漢武帝所謂『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一語，其精神實同於此。

又所謂『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焉』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者其言也詘』等語用意相同。就有道而正焉一語，解見毋友不如己者。

## 十一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按 不患人之不己知，解見上文。人不知而不愠一語，此義孔子曾反復言之，如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及『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等語均是。

患不知人也一語，爲賢賢與就有道之前提。蓋必須先知人，始能辨其孰賢孰

不賢，孰有道，孰非無道。始能賢者，賢之；有道者，就之。始能實踐上，文母友不如己者，而友勝己者一語。此不獨爲在野之君子進德修業之前提，且爲在位君子舉賢任能之準備，足以表見孔子積極精神之所在。

### 十三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按 孔子之中心思想爲仁。故曰善與惡，邪與正。字面雖不同，實質則同爲仁與否而已。故此處所謂思無邪，言詩三百十一篇，無非教人趨向於仁，換言之，無非教人不存損人利己之念而已。

### 十四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按 親賢臣，遠小人爲政治上最重大之要求，故知人之明，亦爲政治上最重大之。

本領。本節即明示人以知人之訣。即先視人表面之行爲，次觀人裏面之動機。最後察人平時之習慣與所好。在第一種觀察之下，人之才能可見。在第二種觀察之下，人之德性可見。在第三種觀察之下，人之品節可見。於是人之真相得矣。李克告魏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可與此參證。

## 十五 君子不器。

按 此器字有幾種意義。一就意識言，器無意識而人有意識，且意識應時與地而轉變，所謂讀書變化氣質，惟人爲能，器則不能，故不器有不能不變意。一就効用言，一器有一種効用，人則不然，在君子，効用方面尤大。所謂人格卽是一就形態言，器有固定形態，人則富有剛柔弛張之作用，所謂彈性是也。彈性愈大者，其人之効用

與價值，往往亦隨而愈大。此種種意義，在政治上極關重要。蓋必須有善變性，始可與言窮變思通之道。若商君王安石之變法是也。必須有偉大人格，始可與言用行舍藏，始可與言出將入相。必須富有彈性，始可以處非常之變。耐非常之壓迫，若句踐之含垢事讎是也。

## 十六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按 論語註解，謂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申言之，則爲學而不樹門戶，爲政而兼容并包，卽屬君子之周而不比。爲學而入主出奴，爲政而黨同伐異，均屬小人之比而不周。以現世政治言之，蘇俄之誅鋤異己，先及於黨外，次及於黨內，德意志之排斥猶太人，無所不用其極，可謂極比而不周之能事。英法諸國，對任何主義之任何組織，有並行不悖之餘地，可謂樹周而不比之模範。然中國歷史上，每因學者間之入主

出奴，致不免政治上常起黨同伐異之病，致孔子之道，反大行於英美。此則必須學者，先樹立道並行而不相悖之偉大精神，始可創政治上全民協和之新局也。

## 十七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按 學是書本中工夫。思是根據現象而引起之內心思考工夫。罔是昏罔，殆是危殆。古之學者，泥古藉而不化。今之學者，泥歐美而不化，均犯學而不思之弊。學而不思之病，見諸事實最大者，有如趙括之徒讀父書，致招喪師失地之辱是。宋儒反對王安石者，譏之爲不學無術，實乃大誤，以王安石容有若干學而不思之成分，決不能責之爲不學也。思而不學之例，可見諸蕭何與劉邦。王船山所謂『以不學之相臣，輔草莽之天子』者是。漢初百事草草，卽由此而來。現代民國初建，自袁世凱以迄相臣，側重經驗，無一能了解民主政治之本義，故所謂民國精神全失，亦爲思而

不學之病。

又孔子所謂『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一節，卽爲『思而不學則殆』之補充。

## 十八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按 莊子謂人生有涯，而知無涯，故決不能以一人之腦力，周知萬變。政治家如坦白率直，承認此理，則可重視專家，舉集思廣益之効。不然予智自雄，以一知半解，遽自詡爲全知全能，則卽不免蹈愚而好自用之病。

## 十九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按 信字關係詳見政論民無信不立之部。

二十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按 上句是保守性，卽有所不爲意。下句是積極的進取性，卽盡力實行意。此兩語與政治家人格關係極大，卽推上語以言，可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地步，推下語以言，可到冒大險，排大難，以力行其所當爲之地步。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以下諸例，就其不肯苟同者言之，均爲上語之實例。就其勇決敢爲者言之，均爲下語之實例。

二十一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按 論語講敬字甚多。敬之對象，爲慢爲怠，呂尙告周武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是爲敬之真解與効用。蓋從仁之中心思想以言，則必須自尊而尊他，且此自尊尊他之念，又必須出自真誠，養成自然之習慣。茲所謂居上寬，卽爲尊重他人之習慣。臨喪哀，卽謂出自真誠之習慣。爲禮敬，卽爲兼此二者之習慣。無論何人，三者有闕，則其餘不足觀。此與後文所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語同一精神。以驕者居上必不寬，爲禮必不敬。加以吝字，其不寬不敬將更甚也。換言之，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者，必易驕而且吝也。左傳載右宰穀評衛獻公（時出亡在外）之言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卽爲本節之例。又漢高祖之豁達大度寬也，宋太祖之孝弟性成亦寬也。惟漢高祖雖豁達大度，時發驕的野性，故酈生魏王豹口中有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之言，而踞牀洗足見酈生黔布，尤見爲禮不敬之極。以較宋太祖戰兢戒懼，處處優禮士大夫（見王船



（山宋論）者不可同日語。故漢高之居上寬，僅係一種作用，而宋太祖之居上寬，爲禮敬，則成性習，漢有殘殺功臣之污，而宋創開明文治之局，由於此矣。

二二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按 此與上文毋友不如己者一語，同一精神。

二三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按 仁字是孔子之中心思想，求仁是孔子治學之入手。利仁是孔子治學之過程，安仁是孔子治學之完成。蓋知者知仁之價值與效用，用力而實踐之，中間尚有若干勉強而行之成分。若仁者則民我同胞，物我與焉之觀念，已自然而然成爲習性矣，若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與夫文王視民如傷

等，均隨自然而流露其仁之情緒，此所謂安仁也。就政治上言，前條所述漢高宋太，漢高約法三章，除秦苛法，即知者利仁之例，宋太祖本仁孝之天性，以行所無事，即仁者安仁之例。

又孔子之教世人，第一步在令人志於仁，故下文有「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語。第二步在習於仁而安之，故下文又有「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等語。

## 二四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按此兩語與政治家人格關係尤切。以必須樂道安貧，始能不慕富貴。必須不慕

富貴，始可難進易退，以尊重其出處。始可廉潔自守，以保持其品節。古今多少從政者，因患得患失之一念，而釀成罪惡者，比比皆然。此諸葛武侯淡泊明志所以爲貴也。

又 本文兩個得之兩字，如省去，意義更易解。

## 二五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按 論語註解，適是心中必要爲意，莫是心中必不爲意，有無可無不可，惟義是從，其解太含混。予謂適是適從，莫是不從。卽對人有盲從盲不從意。君子則既無盲從，又無盲不從。卽對人無迎拒成見而惟義是從也。舉例言之，臣從君命，子從父命常也。然君與父命，苟違於義，則亦不奉命，而各行其是，如范蠡之於平吳後，不奉拜官之君命而遠去，伍子胥不從父召而出奔是也。此爲無適之例。又仇隙所在，普通

人必懷恨，然在大義上，有必需重用仇人而聽其論議者，如齊桓公之信任管仲，所謂外舉不避怨，此爲無莫之例。

## 二六 放於利而行多怨。

按 論語註解，謂放依也，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此語政治家萬不宜犯。左氏傳有言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依於利而行者，以人從欲，即要求他人從自己之欲望也，未有能濟者。紂有億兆人，億兆其心。周有三千人，三千人一心者，一則以人從欲，一則以欲從人耳。

## 二七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按 此所謂禮讓，實重在讓字。如堯舜之讓天下，曹公子臧與吳季札之讓國，趙衰

與鮑叔之讓卿。藺相如之讓廉頗等是。故一國中，自主權者以至人民，能否有讓賢讓能之風氣，卽爲一國治亂興衰之所關也。

又論語「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等語，均見孔子之極力尊崇禮讓。

## 二八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按 患所以立者，言患知識德量無以立也。此語應通君臣而言。論語解作致君澤民之類，專從臣的方面講，非是。求爲可知也，仍係就專力培養自己之智識德量以言，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實至則名歸也。與現代所謂宣傳者迥異。現代所謂宣傳，本不適用於個人立身處世，若個人襲取之，不求爲可知，而專患莫己知，則殊背孔門之教也。

## 二九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按 吾道一以貫之者，卽現代所謂一元論，謂之一元哲學也可，謂之一元倫理也可。在孔子心目中之所謂道，只是人道，所謂人道，不過我與他，他我一體，卽是仁。故孔子之道之大本爲仁，其他皆由仁而產生之枝葉，皆爲仁之變名。如曰孝，卽對父母盡仁道之變名。如曰弟，卽對兄弟盡仁道之變名。如曰信，卽對朋友盡仁道之變名。如曰慈，卽對子女盡仁道之變名。其名雖殊，其本則一。所以於仁外，多立名目者，不過爲一種說教之便利而已。是之謂一以貫之。至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僅舉最易解之積極消極兩相說明之，仍不外乎人與我也。蓋忠指積極相，凡義務所在，盡力以爲之，無分爲人爲我。恕指消極相，凡己所不欲者，盡力以避免，亦無分爲人

爲我。分之曰忠，曰恕，合之則仁之本體而已。此爲一部論語最精警處，亦爲人生修養之首尾相應處。

孔子不獨於道德觀爲一元的，卽其治學方法，亦爲一元的，卽告子貢語，謂「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者是也。

### 三十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按 義利之辨，支配中國學術思想界者數千年，其發源在此。然此決非與現代所謂功利主義者矛盾，蓋義卽在功利之中，功利並非在義之外也。申言之，所謂功利，係關係公共之功利，而關係公共之功利，卽義也。此義不獨歐西學者盛稱之，卽宋代學術界，獨樹一幟之陳龍川先生，亦一掃義利之界。惟此種學說，在中國有倡而少和。致義利一元之說，迄未大昌。實則孔子爲此言，不過以私利爲公義之對象。

如個人富貴利祿之類。若言公利，則卽是義。觀其告子張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語可見。後世學者因此二字，義利立成善惡兩方面之兩元。混括私利而一筆抹煞利字，殆非孔子真意也。

### 三一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按 見賢思齊焉，爲就。有道而正焉之前導。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爲不憚改過之前導。又孔子曾有「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自訟者也」之歎，與此自省也語義同。參觀前解。

### 三二

以約失之者鮮矣。

按 約之一字，在思想方法上，可作歸納講。卽思想與方法爲歸納的，在極複雜



之事體中，把握住重要的綱領，可以集中精神，以簡馭繁，所謂一以貫之是也。在形式上，可作簡易講。即所有禮文，爲簡易而坦白，以表見真誠是也。歸納之法，現代政治家，多運用之。簡易之法，則國史上以繁重失人，以簡易得人者，史不乏其例。馬援之離公孫述而向光武，即於晤談之間，一繁重而一簡易也。

### 三三 晏平仁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按 晏嬰相齊三世，靈公莊公景公顯名諸侯，其最難得處，在敬賢而自卑。太史公晏

子傳中云，「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危，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此

其敬賢也。又云「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此其能自卑下也。茲所謂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卽敬賢而自下之精神，蘊蓄於中之結果。後之政治家，最宜服膺之。」

### 三四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按 伯夷叔齊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然人有過惡而能改者，卽不念之。此語看似平常，必須有克制工夫，始能學到。趙普雖以半部論語標榜，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反有賴於宋主之開導。謂「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可知

度量不足之人，對不念舊惡，非痛自克制不可也。

### 三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按 此句上節是以善意論人。今人動輒歸咎於人心，而謂無好人，實背此義。下節非自負，而爲獎學語，言忠信之人，而加以好學，必可成德達材也。應用此義於政治，則國中可教之人，可用之材，不知凡幾，只問有無方法以獎進之耳。

### 三六 不遷怒。

按 此爲孔子贊美顏回之言，在修養上政治上有極大意義。所謂君子不以人廢言，惟有不遷怒之涵養者始能之，然實際政治上，因遷怒而釀成種種惡者，不一而足。如秦始皇因怒嫪毐及其母，致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遷怒也。因侯生盧生相與

譏議始皇，致坑儒四百六十餘人，遷怒也。項羽怒秦無道，致燒咸陽宮室，遷怒也。下至宋儒司馬光以厭惡王安石過甚，舉一切新政與行使新政之人，盡罷免而斥逐之，遷怒也。他如一人犯罪，株連及於無數人，無往卽非遷怒之罪過，故遷怒爲政治上之大戒。而政治家必須在平時養成其平恕之精神也。

### 三七 犂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按 此爲孔子私論仲弓語。雜文之犂牛，雖不可爲祭時犧牲之用。其子牛赤色而有正齊之角，則不以其母牛故而不用。以譬仲弓之賢，不以其父賤行而廢。此理也，可作前述無莫也之一解。如堯舜舉禹均屬此例。故政治家之衡量人才，不可以其家世或連帶關係而有所輕重。

### 三八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按：果是果斷。達是通達。藝多才能。在孔子爲評論三人之特點，然此三字實含有連帶關係。卽必須第一多才藝，始可有各方面常識，常識具備，始可明達事理。事理明達，始可判斷正確。故博聞多識，以充足常識，爲從政時能練達能果斷之前提也。

### 三九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按：此與「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一節同一安貧樂道精神。又可謂前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進一步。參觀前解。」

## 四十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

仁者先難而後獲。

按 上句是警告冉求，言人當奮力進取，不應如畫地以自限。

下句是指示樊遲，言人當先爲其所難，始可有獲，猶言當先事耕耘，始有收穫。與告樊遲「先事後得，非崇德歟」語意同。

不自畫之意義，有種種解。如蘇秦其初出游，大困而歸，其後積年餘之簡練揣摩，再出而游說六國，此不以失意而短氣之解也。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留齊三歲，其臣趙衰等醉之以行，此不溺於宴安且不忘進取之解也。班超出使西域，所謂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者，此不畏艱難而邁進之解也。諸葛武侯由赤手開國，然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不以小成而遽自滿足之解也。

凡此種種，皆所謂先其所難，而後有收獲之實例。

荀子勸學篇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正可爲先難而後獲之說明。

#### 四一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按 中庸之理。卽『過猶不及』。博大精深，有中庸一書詳述之。茲舉若干淺近事例以說明之。

關雎之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此感情上之中庸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亦載論語）此文質之中庸也。

子產所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寬猛之中庸也。

窮則變，變則通。然變有突變與漸變焉。一社會一國家之政俗，至於疲敝，不變固不可，然根本突變，亦有所不許。在不變與突變之間，謀着實有效之變，此所謂新舊之中庸也。

現代講文化者，或主全盤西化，或主中國本位。然主中國本位，而仍酌採西化，以爲輔助，此文化上之中庸也。

一國國防或擴充軍備而至侵略他人，或軍備廢弛而受侵略，均爲極端，若有相當軍備，而惟務自衛，此軍備上之中庸也。

一國經濟之分配，或完全採取自由競爭之放任主義，或完全廢止私產，均爲極端，於自由競爭之中，以國家之力，調劑其過與不及，有所謂統制經濟者，此經濟上之中庸也。



一國之組織，有採中央集權制者，有採聯邦制者，今世大國若英美俄德，皆採聯邦制，然於聯邦制之中，逐漸寬廣中央政府之權力，此政治上之中庸也。

要之中庸之德，博大精深。孔子個人之修養，則無一非合於中庸。如前所謂『周而不比』與後所謂和而不同，以及『無適也，無莫也』等等，均把握住中庸也。

**四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舜堯其猶病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按博施濟衆，言一身功德之及於羣衆。堯舜其猶病諸者，非謂博施濟衆之不能，乃極言博施濟衆之可貴。故有必也聖乎之語，言仁之極也。孔子自身曾表示其社會觀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即博施濟衆之一種偉大懷抱。

常人求仁之術，應以立己立人之心，懸博施濟衆之極，則而自切近處着手。然後以次推進。舉例以言，鮑叔之於管仲，初善遇其貧困，惠僅及於管仲一身，其後進管仲爲齊相，則惠及齊之一國。迨管仲聯合諸侯，尊周攘夷，維護中夏和平，則惠及於當時所謂天下。然推本窮原，只在鮑叔之已欲立而立管仲，已欲達而達管仲。從自身切近處着手而已。依此而言，士君子志在濟世利民者，儘可由近及於遠。譬如科學家之巴斯端氏，從其試驗室中試驗血清之成功，而全人類受其恩惠者，不知凡幾。又如現代若干社會主義者，從其學說上之提倡，而全世界之勞働者生活向上，成爲政治上重要問題等均是。

#### 四三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按 此可爲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之正解。孔子又自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云意同。無論在官在野，均可以此爲座右銘。而在官時，能服膺此義，尤爲修己以安百姓，與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進展工夫。

#### 四四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按 此爲上述不自畫之一因素。世所謂發憤爲雄，忍辱圖強者，卽此兩義之正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困於心，衡於利而後作』一節，又

可作爲此兩語之註解。

#### 四五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按 此爲警告子路語。言徒手搏虎，徒涉渡河，可謂勇矣。然不足以主軍事。軍事之

道，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懼字非胆怯意，乃係如臨深淵而履薄冰之戒愼意。此語爲治軍要道。所謂驕者必敗者是。楚莫敖舉趾高，心不固，鬥伯比斷其必敗。卽爲臨事而不懼之鑑。謀國亦然。現代所謂第一步設計，然後有第二步之實施，是也。如句踐之兵敗求成，以臥薪嘗胆精神，積二十年之生聚教訓，然後乘可乘之機，以報吳而雪恥。恰爲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例。宋之趙普與宋太祖計議收復燕雲十六州事，持重不發，殆由此義。

#### 四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按 此爲孔子學而時習之之實際工作。雅言可作常習解，不獨常爲言談而已。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時代進化，千百年後，雖不能如孔子之常習詩書，然政治家之修養，要不外兩種，一是個人意志德性上之修養，一是政事上實際智識。二者以

外，只有人與人間之交際，交際必須時時有尊重他人之念，所謂敬者，尚焉。禮，卽爲敬意之培養與表示。故詩書執禮之精神，千百年後，可服膺也。宋儒胡安定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所謂經義，卽屬德性修養方面。所謂治事，卽實際知識也。

#### 四七 二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按 此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語，爲更進一步。蓋不獨承認三人之中，必有好人，且將就此好人而爲師焉。孔子一方面雖誨人不倦，一方面則時時受人之誨。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孔子不獨無此病，且好以人爲師也。

#### 四八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按 君子能『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一心充滿樂此不疲之精神，絕無

復有個人得失之見。故能心平氣和而蕩蕩自樂。小人則心中無主宰，無積極進取精神，困於目前，患得患失之小環境。故致常戚戚。

王陽明謂『山中賊易制，心中賊難制。』然君子胸中因有積極之主宰，有如物之有重心，故賊無自興。然陽明心中決非有賊者，讀其啾啾吟一詩，可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之註解。詩云：知者不惑，仁不憂，君何戚戚雙眉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捨即休，此身搖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鋤頭？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洒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又孔子謂『仁者壽』即爲坦蕩蕩之結果。又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即坦蕩蕩境界。

**四九**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按 此所謂禮，均屬合於節度意。均提示中庸之道，爲上述『中庸爲至德』之一解。

恭而無禮之例，若王莽之拋棄實務，而銳思於制禮作樂，講合六經者是。慎而無禮之例，若宋義之率師救趙，欲承秦趙相持之敝，致留安陽五十六日不進者是。勇而無禮之例，若關羽之拒絕吳王求婚，以亂武侯東和北伐之大計者是。直而無禮之例，若先軫之聞晉君釋囚，怒責晉君，不顧而唾者是。

**五十**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按 孔子以仁民爲懷抱，現在自己之親，自己之故舊，換言之，不篤於親，而遺棄故

舊者，又焉能仁民。故篤於親不遺故舊，爲前文『博施濟衆』一節，所謂『能近取譬』之實例。

此義在位者之能否實踐，尤關風氣。如漢光武優禮嚴光，而東漢風氣醇樸，卽爲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之證。宋太祖順母而愛弟，宋代遂開仁愛之國風，卽爲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之證。或者曰親長之中，設有不道，如舜之於瞽瞍。故舊之中，設有道不同，如申包胥之於伍子胥者奈何。則孟子解釋之敝歷天下，與申胥伍胥之各行其是，均足爲不以私妨公之註解。

**五**  
**一**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按此兩節恰相反對。上節是極言謙沖，下節是極言誇大。所謂滿招損者，下節當之。謙受益者，上節當之。若舉史例，則如三國時代，馬謖之言過其實，宋初蜀王昭遠之自方諸葛亮，大言謂取中原如反掌，均屬後節之例。唐太宗以蓋世之英，力自抑制其權威，以獎進臣下盡言，樂聞其過，即屬前者之例。然唐太宗之力自抑制，以令臣下昌言，未嘗不受上節教訓之益。史載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意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云云。可知本節與唐貞觀盛治之關係也。

五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歟。君人子也。』

按 此爲忠字下一註解。程嬰杵臼之捨生保存趙孤，蘇武之使匈奴漠北，牧羊十九年，爲最顯著之例。

### 五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按 宏是寬宏。係就度量言。爲任重之必要條件。因任重者其實則爲天下人造福。而爲天下人造福，其事功極大，必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就，必須集合衆才智之力以成之。然度量不宏，何能集合衆才智？如鮑叔爲齊而進管仲，管仲爲齊相而進隰朋，賓須無等一般賢大夫，齊桓公之能不念舊惡，而接受鮑叔之議，信任管仲爲相，均是極宏大之度量。

毅是堅忍。係就魄力言。爲道遠之必要條件。因爲天下人造福之事，必非短期

間可能畢。必須積終身力量以赴之。然毅力有虧，則鮮有不中道而廢者。故如越句踐之處，心積慮二十年，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均賴有極堅強之毅力爲骨子也。

**五四**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按 驕與吝二字與第二十一條「居上不寬爲禮不敬」同一病象。兩字之中，驕病爲尤害。以一犯驕字，必不能「就有道而正」。必不能「三人行擇善而師」。必不能「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

**五五**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按 此兩語當作泛就各階級而言。舊時僅解作未在公卿大夫之位，不謀公卿大

夫之政者非是。蓋人各有其地位，各有其專職，彼此應各尊重地位與職權，不相侵越。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是也。蓋必須如是始可專心一志於自己職務內事，而盡『忠』道也。就政治上言，下級官固不應侵奪上級官之權，上級官亦不應侵奪下級官之權。且必須如是，始能各專其職，而有成績。書經云『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即謂元首不侵奪百官職權，始可股肱不惰而萬事不隳也。

## 五六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按 此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之又一說法，實質則相同也。此種精神，在民主政治國家，尤爲重要。以民主政治國家，無論議政與行政，在解決一問題之前，必經過一番共同討論工夫。而共同討論之時，如有人焉，先存私意，或先以爲必然，進而固執，或進而有爲我之意氣，則所謂討論者，必無從進行也。或者

曰一種問題，如已有真知灼見，則能不固執而求其貫徹乎。曰在真知灼見之後，而求貫徹者，非所謂意必固我，而義之謂矣。前述『無適也無莫也』即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及其決定，則爲義也。此中奧妙，一在知識，二在能權。詳下文權字解。

## 五七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悅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按 照論語註。法語是直言過失。異與是婉曲以道其過失。今循此解，則此數語，乃遷善改過之一種注意。即聞嚴正之言，不但應遵從，且應實踐以改過。聞婉曲之言，不但應權悅，且應玩味其意義。例如茅焦之諫秦王，直言斥責秦王，有狂悖之行。是所謂法語之言也。秦王能從而改之。淳于髡以大鳥說齊威王，言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鳴。是所謂異與之言也。齊王能悅而悟之。此皆善於遷善改過者。

然如孟子之見梁惠王齊宣王，法語之言與巽與之言並進，均未能使梁齊二王，幡然改計，此則孔子之所謂末如之何也。

### 五八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按 此極言人生立志之重要。與立志之價值，與上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及任重道遠語，同一精神。

### 五九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按 此種精神，在春秋戰國時代，每常見之，如原憲之於子貢，侯生之於信陵君，均是，然賢如子貢，猶不能免俗，可見此語實行，亦大不易。史記載原憲事曰「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

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人貴獨立自尊。孔子此語看似平常，與民族精神，極有關係。日本人之在世界，決不以其利服爲可恥。印度甘地之赴倫敦，決不改其裝束。均爲此語之實行者。近年以來，我國青年漸染歐化，在交際中，大有尊視西裝，而以華服爲可恥然者，此爲個人獨立自尊心之消失，亦卽民族精神之消失。盍服膺此語乎。

## 六十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按 此爲孔子引詩經以贊美子路語。亦爲孔子自表其人生觀。蓋孔子處世立身之道，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決不以人之倖運而懷嫉意，亦決不操心勞慮以營求。故在己心爲坦蕩蕩，在外界亦無怨尤。非然者爲小人。故孔子又有『鄙夫可與言

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之語也。

## 六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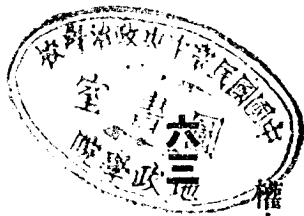
按 此所謂不惑不憂不懼，均就自己內心以言。否則與先天下之憂而憂，與臨事而懼之說，有抵觸矣。智仁勇三者，爲完。成。個。人。之。三。要。素。卽第一必須以立己立人之仁字，立定基礎，作一目標。第二必須周知天下之事理，明辨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譬如爲國家定一策爲社會建一業，是否爲真能益人，而合於仁，此則關係複雜，非具備知識，判斷卽不易準確，猶之醫者治疾，其目的未有不仁者，然或愈或不愈，則非情緒問題而完全爲智識關係矣。故知字爲貫澈仁字之初步。然知識雖具，而勇決不足，則險阻艱難之境，或不易尅制，故勇字又爲貫澈仁字之結論。舉例以言。宋襄公之不禽二毛，是近於仁而不知。項羽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媁媁，人有功當



封爵者，印刑敵忍不能予（韓信語）是近於仁而知勇闕焉。隋煬帝之敢作敢爲，恣意行樂，是近於知勇而不仁。屈原之自沈汨羅，諸葛武侯之不能力阻劉備伐吳，近代李鴻章之明知不能與日本戰，而遷就清議與廷議以成甲午之敗，均爲仁智而有愧於勇。要之，文人最易犯不勇之病。武人之病，最易犯不仁。若文人之張良、王安石，武人之范蠡（史記，范蠡自言甲兵之事，種不如蠡，則范蠡實一軍人）曹彬，一爲文人而有智大勇，一爲武人而有仁，要皆爲模範人物，可爲修養之鑑者也。又知仁勇三者中，仁爲產生智勇之根，蓋必有立己立人之偉大懷抱，始覺知與勇之可貴，故孔子又有「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語。

## 六一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按 此節重在一權字。左氏傳曰：聖達節，次守節，守節者可與立之。謂達節者可與。



權之謂。惟權字運用最難。非於萬不得已時，不可輕易使用，以權之結果，每流於不誠也。史載許多罪惡，均由權字而來。如漢王之封韓信，爲齊王，權也，然慘殺之局，卽肇於是。吳三桂之借清兵，權也，亡國之禍，卽起於是。然亦有因善用權字以建立非常之功業者，如管仲不死公子糾以霸齊，信陵君之竊兵符以救趙解秦圍，項羽之殺宋義以救趙破秦軍等是。至國際間之運用權字，其例尤夥，若句踐之忍辱事吳，其成功者也。姜維之忍辱降魏，其失敗者也。李陵之忍辱降匈奴，始終無以自白者也。推而廣之，若湯武之革命，伊尹周公之攝政，皆權也。其有個人出處行動之間，能得權之正義者，如韓信之消極的受辱胯下，魯仲連之積極的排難解紛均是。要之，權之運用，必須折衷於智仁勇三者，而得其調和焉。方可。

惟酒無量不及亂

按 書經載酒誥一篇，周公所以戒衛康叔，以商紂之亂政，自酒始也。孔子於酒，平時以『及亂』爲戒。可見其節制無量，當係所飲甚微，無一定需要之量也。

## 六四 克己復禮爲仁

按 克己爲修養上之普通工作。人當自審其心理上，有無弱點，以及立志上，有何需要，而努力以從事之。惟其目標，有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的克己，惟在克去一種心理上之病。如程明道教人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不復畏，以克去目畏尖物之病是也。積極的克己，則在定下一種志願，恐其懈怠，設他法以時時警醒之。如夫差之使人以『夫差爾忘越人之殺爾父乎』一語，時時喚醒之。以及句踐之臥薪嘗胆，以無忘報吳是也。克己之法，亦有消極與積極兩種。如佛家之所謂戒，以及孔子述克己復禮之條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消極的克法也。陶

侃在荊州，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甕於齋內，以期免於暇逸，以及古之盤盂之屬，均有銘辭者，均積極的克法也。日本人迄今猶有切腹之風，然武士平時亦事事摹擬以爲課，以克恐懼病，亦爲一種積極的克法。孔子提倡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以及里仁爲美好，以人爲師等等，均可作克己復禮之一種方法觀也。

### 六五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按 此爲謹與敬之一種實例。

### 六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按 此爲恕字消極方面之一解。

### 六七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按 此爲孔子民我同胞之懷抱，與基督人類平等釋迦衆生平等，墨子兼愛之精神，同一偉大。孔子之爲學論政，所以以仁爲中心，基本觀念在此。

六八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按 遠是明之加強語。晉驪姬之害太子申生，太宰嚭之害伍員，楚子蘭之排屈原，趙高之害李斯，皆所謂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故孔子又有「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語，一部中國史，昏闇之政治者，因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排斥正人君子，以至亡國敗家者，不知凡幾。然如何能不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本節雖未明言之。然唐太宗曾討論及此，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親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

梁武帝偏信朱昇，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可爲本節明與遠之補充。

## 六九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按 此爲孔子答子張辨惑語，言必須戒感情用事。蓋愛憎之見，爲用人行政之大懼。史記載韓非子語云：「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一節，恰爲適例。

## 七十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按 如穎考叔之以純孝感動鄭莊公，使其母子相見。魯仲連之義不帝秦，均爲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之一例。太史公述遊俠傳曰：「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皆爲成人之美之精神也。又一部國史，或以直言極諫，或以秉公守法，格君之非，不逢君之惡者，皆具有不成人之惡之精神者也。

## 七一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按 忠告而善道之，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一義之行於朋友間者。孔子又謂「朋友數斯辱矣。」與此所謂無自辱意同。

七二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按 諸葛武侯謂才須學也。換言之，讀書求學，爲成才而已。然徒讀死書，不解其精義，不善於應用，不能切實勵行，則又何益。本節卽示人讀書爲學，須注重應用與實踐。

七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老子之道，孔子之道，亦猶是也。本節仍是自奉淡泊，爲前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推廣語。

七四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按 中行之道，本屬極難。故人苟有特長，亦不以其離中行而不許之。所謂小疵不掩大醇也。如荆軻之刺秦王，類似狂者。介之推之辭祿而以至隱遯以死，爲極狷者，孔子亦必稱許之，此亦所謂可與權之一例。

又孔子稱許伯夷叔齊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稱許微子之去箕子佯狂，亦均以其爲狷者也。

### 七五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按 無論事功學問，必非一蹴可幾。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政論部又曰欲速則不達。

前述『學而時習之』等語，均爲有恆者之工夫。荀子勸學篇謂『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所謂不舍者，卽有恆也。其在政治，則如句踐之處心積慮，二十年如一日者，有恆也。夫差之晚年失德，無恆也。無恆者，必罹羞辱。

如夫差之國破身亡，以及齊桓公不聽管仲遺言，近信易牙開方豎刁而身死國亂者均是。

## 七六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按 此語於交友政治各方面，應用極大，亦爲中庸至德之一。例如孔子與老子，思想行動，根本不同。然孔子對老子，且有『其猶龍也』之贊。申胥與伍胥交誼極密。然復楚與亡楚，各行其是，此爲和而不同之顯例。至於近代，則和而不同之義，應用尤大。例如一羣政士，議政於國會，不以政見不同而相仇視者，卽爲和而不同之證。彼文明諸國，所以能容幾多政黨，而共立一國者，卽賴此精神。然小人則反是，明明是同道，亦往往以私人權利之爭而不和，如劉項之同屬亡秦同志，而終出於相爭，李密翟讓，同屬亡隋同志，而終出於相殘。不獨武人，在文人中，政見上並無何種不

同處，祇以私人情感意氣之爭，致君子與君子間，亦不乏互相水火之事。若以現代舉例，則如蘇俄同黨，不乏自相殘殺之例，亦屬同而不和。一部國史，如此惡例，不勝枚舉。故今後我國人士之能，否接受此義，能否善加訓練，實關重要。

### 七七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按 此亦中庸之一相，泰者所謂坦蕩蕩也。泰者易流於驕。君子心中雖寬暢無憂，對人仍極恭敬而不流於驕。小人則反是也。

### 七八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我不知也。

按 上句是原憲問語，前述犯而不校，是不克也。力戒驕字，是不伐也。不念舊惡，是無怨也。安貧樂道，是無欲也。此四者具，當然謂之仁。何以孔子僅許爲難矣，而不知

仁。則以孔子教人，常誘人至中庸之一境。故曾自言「求也退，故進之。」冉有也。也退，故進之。子路也。也兼人，故退之。」若夫原憲，則太史公游俠列傳中贊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素食，不厭死而已。」是已至克伐怨欲不行之境，故孔子進之，殆將激勵其更取悲天憫人之積極的態度歟。

## 七九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按 宴安酖毒，故愛子弟者必不令子弟耽於優逸。愛人民者必須令人民習爲勤勞，管子所謂「民欲佚而教之勞」「勞教定而國富」者，亦是此義。

此所謂忠，亦非專指臣對君之謂，如對朋友而忠，必須盡忠告善道之義。對職務而忠，必須以循循善誘方法，開導其輔助之人。如諸葛武侯教羣下書曰「夫參署者集衆思慮，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

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慤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一方面爲武侯之誨人，一方面武侯切望人之誨己，中如董幼宰之事，則最爲「忠焉能勿誨」之適例。又君主對於臣下，亦有忠而誨人之例，如漢光武不以吏治付功臣，以免其獲罪。及封功臣爲列侯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議。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

## 八十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聖乎。

按 君子以直道待人，故不事先假想人有詐與不信之行爲，而悉處之以誠信。然於詐與不信之來，亦有先覺。此則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誠僞之間，能明辨之。

故內無知人論世之明者，亦必不能有鑑別誠僞之力。如吳夫差於伍胥與宰嚭之爲人與言論，無鑑別之明，遂不能覺察越句踐之詐。楚懷王於屈原之爲人與言論，無鑑別之明，遂不能覺察張儀之詐是也。此則培養理智之判斷力尙矣。

## 八一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按此兩語重在第一語，蓋以德報德爲人情之常，若以直報怨，則已與常人之以怨報怨者，迥不相同。孔子決不主張以怨報怨，然亦以以德報怨爲過度。而主以直道報之，亦中庸之德也。在春秋時，此種直道，非常發達。例如晉宦者之履韃，將以密事報告晉文公，晉文明責之曰：『蒲城之事，汝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汝爲惠公來殺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而汝一日至，何速也。汝其念之。』將胸中不快語，一一道出，其後因履韃之答語，遂寬容而見之，此以直報怨之一例也。又晉大夫知罃爲

俘於楚。於歸國時，答楚子之問曰：「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率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貳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此則不特以直報怨，亦可作以直報德觀也。

八二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按 此與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節，意義相同。可爲外交上之法言。王陽明先生謫居龍場，夷人愛戴，卽是一例。

八三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按 春秋戰國時期，士風極健。梁任公曾選國語國策及史記各書中剛健之言行，

著中國武士道一書，其內容多爲職責重於生命，然諸重於生命，禮義重於生命之例。孔子此語，不獨表示儒家之精神，且又表示當時社會精神之所在。略記一二例，則如荀息之不食諸言而死，先軫之失禮於君而死，鉏麂之不忍害賢背恩以死，程嬰杵臼之爲保趙孤兒以死，王蠋之不忍國破君亡以死，豫讓荆卿之爲知己以死，均所謂慷慨成仁之先例。一二千年後，宋明亡國未造，其風尤盛，故孔子此兩語，尤爲表示中國民族之精神所在矣。蓋以一人與大多數人較，則一人爲輕，以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較，則肉體爲輕，爲顧及大多數人關係以死，爲保全精神生命以死，其人雖死猶生也。惟此語只限於個人自律，不能以之責望於他人，只能爲個人私德之信條，不宜在社會公德上濫用，故如宋明末造，因欲成自己之仁，而至以家人子女或多數人生命爲犧牲者，則爲應用孔子此語於極端之弊，不可不察也。



## 八四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按 中庸謂「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一節，可爲此兩語之說明。豫者有事前豫備，意外豫備之意。前者爲今日應豫備明日，今年應豫備明年。例如不獨國家應有若干年以後之計劃，卽個人學問事業，亦應有今後若干年計劃也。後者爲平時豫備變時，例如國家之遭遇侵襲，個人之遭遇意外，而豫爲之備是也。此所謂遠慮，卽指兩種豫備言。所謂近憂者，如吳夫差於戰勝後，志得意滿而不爲備，卒亡於越。卽其一例。左傳楚大夫薳啓疆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一節，卽爲此兩語之說明。

## 八五 已矣乎，吾已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按 此與子夏所謂『賢賢易色』語意同。好色是先天的，賢賢是人爲的，然人爲的功夫，習慣成自然，則亦可與先天同功，故人不可不培養賢賢好德之習慣。

## 八六 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按 此爲孔子答樊遲問修慝之道，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意同。關係至爲重大。人非至聖，必瑕瑜互見，若喜攻人之惡，或厚責於人，則彼此詬病之風必起，而社會上之同情與互助精神，必日趨消失。其在政治上，將致無一可信可任之人，而不能得濟濟多士之助。故從來賢明之執政者，必以寬大待人，而極力獎人之諫諍，以檢查其自身之過。我國盛治，號稱漢唐。漢之武帝朝，唐之太宗朝，均有賢卿大夫，如汲黯、魏徵、直斥國君之過失者，此卽執政者恪遵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一義使然也。宋初由亂世以進於治平，得力於此甚大。附錄王船山宋論已詳述之。

## 八七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按 此亦中庸之一態，矜而不爭，針對和而不同。矜與不同相對，爭與和相對。羣而不黨，即是周而

不比。然矜而不爭，尤有深義存焉。即普通所謂爭，往往在權利，權利之爭，君子固所不爲。然君子因有主義觀念，往往易犯爭善之病。不知爭善亦爲大害。左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可知爭善亦爲大病，故君子必戒之。』

## 八八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按 此亦可作爲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一解，所以特指出言之者，以一般人易犯此病。例如賢如諸葛武侯，尙不察馬謖言過其實，授以大任，犯以言舉人之病。賢如司馬溫公，尙以不悅王安石之爲人，將其新政，一切推翻，犯以人廢言之病。類此者不一而足也。

## 八九 小不忍則亂大謀。

按 忍字祇應作忍耐講，論語註解，有兼以不忍爲姑息，於義亦通。然誤用之，每多流弊，有背仁字，故不如祇作忍耐意講。

忍耐之忍字，亦有種種相時機。未到努力以待之，忍也。如伍子胥初說吳王伐楚不成，乃耕於鄙以待機，是也。力不敵人，雖受恥辱，亦不與較，忍也。如韓信之受辱跨下者是也。所願相左，或事機不順，不惜降心屈志，再接再厲，以求其實，澈忍也。如

張良之受書圯上，受盡磨折。蘇東坡謂隱君子者將深折子房少年剛銳之氣，以成其忍是也。凡此種種，推而廣之，於事業上關係極大。就第一義言，小不忍有欲速意。『欲速則不達』（亦孔子語），如燕太子丹促荆軻行，以亂荆軻之謀，以致失敗，其例也。就第二義言，光武之兄劉縯被害於更始，假使光武不能大忍，則身且不保，後來事業，無復可言也。其例甚多。就第三義言，即前述弘毅之毅字。如漢王聞韓信請爲齊王而怒，子房力贊之，漢王卒自抑制以王人，亦爲一例。餘見毅字條下。

## 九十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按 人有譽滿天下，而不必爲善人，有毀滿天下，而不必爲惡人。此不獨現世宣傳術流行時如是，即在宣傳術未流行時，亦往往見之。例如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之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誅阿大夫。卽爲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之適例。

## 九一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按 小知是從小處看，言以小事先知於人。大受謂可受大任。此爲觀人法之一種。例外。普通能受大任者，必小處有基礎，故觀其微可以知其大。然亦有。大材。不宜。小用者。例如三國時蜀中蔣琬，當其爲廣都長時，衆事不治，且復沈醉，照烈大怒，將加戮。武侯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後果爲蜀中賢相。是卽不可小知而可大任也。然此爲觀人時應加寬恕之點，若論自處之道，

則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不宜以此爲口實，而忽於細故也。

### 九二 當仁不讓於師。

按 此是孔子獎進其門弟子之謙讓語。與子貢所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一語。適成對照。蓋孔門中對己則彼此互讓，對人則彼此互尊。此言亦可爲居上者謙以對下之應用，然若居下位者，藉口自尊，則誤解矣。

### 九三 有教無類。

按 此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前提下，當然之結果。現代學術無國界，各國人士，可以互相通學，與此義符合。

### 九四 道不同不相爲謀。

按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其時衛多內亂）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本節即可謂孔子之現身說法。故語氣雖和平，實有不助人爲惡之精神也。

**九五**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

按 此爲孔子警告冉求語。現代民主政治家不能貫徹其政見則去，不能爲國民所信任則去，所謂責任觀念。卽此種精神。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與此同。左傳：蘧伯玉不贊成衛獻公之復國而去國，亦卽此例。

**九六**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按 此爲毋友不如己者之較具體的說明。

九七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按 君子坦蕩蕩，其基本精神爲樂觀。故孔子教人亦注意於培養樂觀精神。本節不啻爲孔子自身寫照。又與前述學而時習之以下三語相對照。蓋孔子好禮樂，樂節禮樂者，爲『學』之一部也。樂道人之善者，爲人不知而不慍之進一步者。樂多賢友，與『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同一精神也。

九八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已衰，戒之在得。

按 不戒於「色」者，易流於荒淫。不戒於鬪者，易流於勇而無禮。不戒於得者，易流於患得患失。三者當戒，原不限於年齡。茲所以劃分三個時期者，以就易犯時特別注意耳。

**九九**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按 本節特重困學二字。中庸謂「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節。可謂本節之說明。

一〇〇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按 此爲具體之修養方法。其解散見前文。

一〇一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按 所謂探湯者，遠避不善之謂。爲前述見不賢而內自訟焉之前一步。孟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若將浼焉」一節，即可爲探湯兩字之說明。然此仍係就潔身獨善之心理以言。與無攻人之惡一語，仍無抵觸也。

一〇二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按 孔子罕言性，宋儒好言性，實違孔子教義。蓋孔子所重者學與習，以爲人人可以學爲君子，故有教無類。教人困學，教人賢賢，而好師人。此兩語在學問上，是鞭撻人以成德達材。在教育制度上，是須爲人造一良好之環境。且與以平等機會也。

一〇三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按 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惑焉，孔子遂以此語解之。其意人能深入惡濁之環境，而改造之，惡濁之環境決不能轉移意志堅定之人也。此種精神，不獨爲孔子現身設法，凡歷史上黑闇擾攘時期，所以能轉變爲文明時期者，必賴有若干意志堅定之人，從中奮鬥改革出來。若戰國時代之孟子，隋末之文中子，明代之王陽明，明季之顧黃顏王諸大儒，以及現代革命之諸先烈，均其例也。

一〇四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按 本節爲前述『恭而無禮則勞』一節之進一步說法。以欲求禮，必須於德性方面，有真實涵養，於知識方面，能確切判斷。而此二者，均有待於學也。

### 一〇五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

按 君子對人，在外爲溫，爲恭，爲愉悅，爲禮讓，然其自處，則有三軍可奪師，匹夫不可奪志之剛性。兩性相劑，所謂中庸也。然學養不足之小人，則常犯反此之病。現代國際間之交際，無論爲公人，爲私人，最忌此病。

### 一〇六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按 孔子於慎言之戒，在論語一書中，屢屢見之。道聽塗說者，是以不真實之所聞，任意言說，不慎之至也。

一〇七 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sub>也</sub>，比干諫而死。

按 此見孔子論人，決不本自己。劃一之標準，而惟務熟權於義，以成人之美。蓋微子等三人態度，雖有消極積極之不同，然微子之去，與箕子之奴，有『陳力就列，不能則止』，以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等義可取，而比干諫而死，有『不欺其君而犯之』與『殺身成仁』之義可取也。

一〇八 鳥獸不可與同羣，我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按 此爲孔子解避世獨善之隱者，長沮桀溺語。以長沮桀溺之觀念，爲天下滔滔，

無以易之。而孔子惟其天下滔滔，不能不引爲己任，以謀變易。至道之行與不行，非所計也。此種悲天憫人之精神，與孟子稱述伊尹，所謂「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節，同一精神。後世范文公正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亦胚胎於此。

### 一〇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按 必須有見危致命之覺悟，始可以無求生而害仁，始可以臨大節而不可奪。必須有見得思義之覺悟，始可免陷於不義，所謂政治上之廉潔，於是成立。孔子則專從積極方面說，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君子

窮而固，小人窮斯濫」等語，均從安貧樂道方面說。蓋能如是，已無須多得，自然能見得思義也。

一〇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按 論語註解，於焉能爲有兩語，多作無足重輕解。疑係非是。蓋焉能爲有語，係針對執德不弘。卽雖能執德，而無弘大之量，則智識事功，將不能有。如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皆能執德，然容人之量，均未能弘，致兩人事功，均受其累是。焉能爲無語，係針對守道不篤。卽雖能信道，而無忠貞之德，則生死關頭，將不能勘破，如洪承疇未嘗不以成仁爲貴，然一經勸誘，卽不能大解脫是。故前述殺身成仁云云，又必須以信道篤爲基礎也。

一一 子張曰：君子而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拒人也。

按 此種嚴於自責，寬於責人之精神，尤以握有政權者，最應有此覺悟。其解散見前。

一一一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按 此兩語重在學，惟仕而優則學，是同時的，即一方面服務，一方面仍在孜孜於學問。如王陽明先生，最爲適切之一例。宋初宰相范質王溥在官時手不釋卷，亦爲一例。學而優則仕，是不同時的，言學未優則萬不宜仕，且萬不宜以政治爲試驗品也。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之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一節，最能闡發學而優始可仕之精義。孟子見齊宣王，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玉璞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一節，言治國有專門之學，優於此專門之學者始能勝任之義，亦可爲學而優則仕之發明。

# 半部論語與政治

## 下編 政治理論

按 時代雖有今古，政制雖有變化，論語一經中所提示之政治理論，以德化爲根據，以利民爲歸着，不獨爲貧弱國家立國之大經，且爲王道政治。世運演進，至於極度，必然臻此境地，所謂放諸百世而皆準者。茲集宋初事例，解釋如下。

一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按 能出兵車千乘之國，在春秋時爲大國。治大國之要有五。敬事，一也。信，二也。節用，三也。愛人，四也。使民以時，五也。宋初於此五者，均能實踐。試舉事實以爲證。

(一)敬事 宋太祖爲部下擁戴時，卽以三事與部下約。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卽爲敬事精神之最初表見。其後畢身實踐，不敢或懈。

(二)信 上舉三事，悉能表現於事實，已足見開國時之信，然有特別可證明者，爲對吳越王錢俶一事。『當宋徵錢俶來朝時，宋祖曾有相見卽還決不食言語。迨錢俶違約來朝，歸還時，宋祖賜以一黃袱，途中啓視，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此爲守信之一顯例。

(三)節用 宋祖置封樁庫。以削平諸藩國所得金帛及歲終用度之餘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迨宋太宗視察府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心，何其過也。』又史載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宋祖曰：爾服此，衆必相效，禁之。公主一日勸宋祖以

黃金飾肩輿。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均可爲節用之證。

(四)愛人 愛人卽仁政，卽德化，爲孔子政治理論之中心。爲宋初政治之特徵。詳見爲政以德條。

(五)使民以時 使民以時，爲愛人之一條目。孔子所以特明舉者，以春秋時代，兵農不分，且有力役之征。故國家徵用民力，認爲常經。然自後世免役法實行後，人民既盡租稅義務，國家已不許擅用民力。卽在戰時徵發，亦有規定，故此語在後世政治上之應用，已不若孔子時代。然宋承五代亂世，役民尤無度。政治當局，能稍顧此義，不濫用民力，人民受惠實多。宋主於被推卽位後之第三日，卽定開濬汴京河渠，由官供給糗糧。（先是由民自備）其第二年於開濬廣濟河時，宋主又言「煩民奉己之事，我必不爲。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云云。又令諸州勿復調民

給傳置，悉代以軍卒。皆能顧到使民以時之義。惜乎至太宗朝，定差役法，爲宋代病民大政。至王安石而始根本革除也。

二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三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按 此兩節主旨，在提倡德化，力行仁政。蓋孔子曾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在春秋時代，諸國相侵伐，連年不休，民困如倒懸，故孔子提出仁政二字，以警告當時列國之君，以爲人民呼籲。自春秋以至戰國，兵禍益甚。於是孟子提倡仁政益力，亦以人民期待仁政，如飢欲得食，渴欲思飲，其情彌切也。然宋初承唐季五代之後，一般武夫悍將，各據一方，視人命如草芥者百餘年。此猶春秋戰國時代人民之渴望仁政以解倒懸也。宋太祖適承其時，

內本孝弟之天性，外察人民之痛苦，故施政方針，一以德化爲根據，以仁政爲目標。其最顯著者，爲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卽其所臣事之周室之後裔）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此三者，固爲盛德，然宋初德化政治，實不止此。如事事開誠布公，保全功臣，如軍行所至，輒戒妄殺，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固屬曹彬之賢，未始不由仰體廷旨。如各地降藩領袖，皆保善終於汴梁。（宋太宗時，南漢降王劉鋹於宮中宴會時，且有『臣願執挺爲諸國降王長』之言）如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也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凡此皆由宋初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爲根本方針也。故曾有詔令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盜竊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云云。又晚年讀堯舜二典，歎曰。

「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答之刑。自天寶後，除賊吏外，凡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綜觀一部國史，能實行孔子德化，以力反以殺，止殺之亂世頹風者，宋初其代表也。

#### 四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 五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按 一國人民有頹廢、傲慢、與懈怠、疏忽、種種失德者，其國必不振。敬者於內心則集中精神。於行動則小心翼翼。能敬卽不致流於懈怠與疏忽。故使民敬而忠，在現



代言，卽爲振作國民精神之意義。然其實現之道，只在當局者躬行實踐，能以身作則。故孔子只提出當局本身，須能莊，能孝慈之條件。莊者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之重字，同一精神。可參觀前解。孝慈之慈字，可作愛護子民之廣義解。此種精神，在宋初君相，均能注意。例如宋主嘗召竇儀草旨，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羣臣未嘗不冠帶，此雖小節，實爲臨之以莊之例。至於孝慈，則宋主順母而愛弟，趙普且記母后遺命，藏之金匱，可爲君臣共同尊重孝字之證。因此孝弟一念，發爲仁愛之政，尤極盡慈之能事。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與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兩語，同一意義。樊遲曾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義，問子夏。子夏解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亦可兼作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之解。宋初宰輔，除趙普外，均周室舊人。如范質、王溥、魏仁浦等，或以清廉勝（如范）或以好學勝（如王）或以仁厚勝（如魏）均可謂舉直錯諸枉之例。然尤要者，宋主能洞悉民艱，選拔文臣，以一掃藩鎮武人之毒蝕。嘗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云云。可知當時吏治改革，舉直錯諸枉之真誠也。

## 六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按 孔子盛言禮，實由仁字而來。以仁之真義，在立己立人。既以人我爲一體，則對人必須有尊敬之表示，『禮』卽表示自尊及尊人之方法。故仁爲孔子教義之體，禮爲孔子教義之用。換言之，仁之見於外者均是禮。禮之喻乎心者卽是仁。故仁賴禮以實現，賴禮以完成。離仁則禮之價值全失。故孔子又有人而不仁如禮何之言，此

就個人以立論也。然就多數人卽社會以言。則仁的社會，必不宜有鬥爭而欲免鬪爭，必須使人人得所養。且必須使人人所賴以養者，欲求有度。故禮又爲人我間卽社會間自然的（卽不用人爲法律的力）平衡之作用。故孔子弟子有子有『禮之用和爲貴』之言。此義在荀卿子禮論一篇，解釋極精。其言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又曰『禮者養也。』均可爲孔子言禮之補充。禮之真義旣如是。則禮當止於能自敬敬人。若大費物力，大費時間與勞力，卽爲違背禮之本意。故茲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語雖簡單，實不啻闡發禮之本意。且由此語以推論全社會應有之禮俗，則節儉之風，卽可由是起。而宋初尙儉，（詳前節用條下）開一代國風。又深得此語之精義矣。

又宋初開國之第十三年即開寶六年，有開寶通禮二百卷之頒行。今我民國開國，已二十五年，而全般的通禮，尙未制定頒布，此急宜依據寧儉之旨，着手制定者也。

## 七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 八 君君，臣臣。

按 此爲孔子君臣對等之大義。幾千年來，儒者斷章取義，將忠字盡量發揮，以助長君主專制，實爲孔子罪人。所以將禮與忠分別言之者，仍就各人單位之重點以言。即君主有權威在手，易流於非禮，故特提出禮字。臣工有職責在身，最要在盡職，故特提出一忠字。

孔子設教，專從積極方面以立言。故言君君，臣臣，實則其裏面有君不君則臣

不臣之意，非常顯明。孔子之孫子思氏，責難衛國君臣語，最可發明此義。其言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又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宋初宋主對最難解決之武人，純本愛人以德之心，採開誠布公之方法，以啓發其自動的覺悟。武臣如石守信等之自請罷典禁兵，與王彥超等之自請罷位節度使。近以免殘殺功人之污點，遠以結武人跋扈之局，均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之象。

## 九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按 子產爲春秋時賢政治家。其爲政。一本德化主義。孔子極尊敬之。故於其卒也。泣謂爲古之遺愛。然史記語焉不詳。本節所述四者。亦可以見其爲政一斑。所謂行己也恭。其事不一。如不毀鄉校。好聞人議論其短長。（見前）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力辭受邑。且歸功於人。如吳季札使鄭。忠告子產。謂「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之等是。惟其行己恭。故能外不辱。命於晉。楚。兩大之間。內免於羣公子之亂。（羣公子爭寵相殺。將及子產。公子中有謂子產仁人。遂免。）其事上也敬。卽忠於職責之意。左傳子產告子太叔語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云云。卽不

管子產忠於職責之自述。又忠告子皮一節，（見前學而優則仕一條解）亦其一端。其養民也惠，可於鄭人「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之頌見之。其使民也義，左傳所謂都鄙有章，（此所謂章當係章制意）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是。

十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按 居敬卽執禮。行簡卽從簡。參觀前文臨之以莊，與以約失之者鮮矣，各條解。

十一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十二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十三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十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臣指禹、稷、契、皋陶、伯益）

十五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按 孔子祖述堯舜，其崇想唐虞盛治可見。書經爲中國最古之史，求唐虞盛治所在者，大略可於書經見之。興國記一書，曾就書經分析堯舜禹爲政精神。茲節錄如左。

（一）本戰兢惕厲之精神以修身。堯嘗自作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又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過。舜



起身寒微，家庭之間，憂勤惕厲，已成習性，而益尙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舜亦詔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禹則寶尺璧而貴寸陰。聞善言則拜。嘗揭鐘鼓磬鐸，輶五器於庭而銘之曰：「導寡人以道者，搃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輶。」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我門也。又絕旨酒而示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其戰兢惕厲，以延納天下善言，以修養個人道心者，爲何如也。

(一) 本敬天尊民之精神，以忠於責任。所以能戰兢惕厲，其根本動機，惟在敬天。認君臣爲順天行化之人，故自課甚嚴。認萬民爲與天合體之人，故尊民甚至。堯卽位之始，卽命羲和欽昊天，治歷象，授人時。而命舜攝位之言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攝位也亦然。又舜之課官職於十二牧四岳諸人。

命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又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而大禹謨之言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罔疇百姓以從己之欲。』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皋陶謨之言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凡此皆自覺其受命於天。應贊助天工之責任之證也。夫敬天之義，近世各國之崇奉基督教者，亦然。自物質科學昌明，或多輕之。然堯舜禹認天爲授權者，故敬之尊之。後世民主國家，授權於國之元首者，民也。則移敬天尊天之義，以敬民尊民，其理一也。

(一) 由敬天尊民之故而施政首要乃在民生。近世政治學者言政治之目的，惟在增進人民福利。堯舜禹時代之政治主旨，亦猶是也。總堯舜禹時代最大之政治，曰惟治水。堯以是舉舜。舜以是舉禹。禹以是自勉。雖書謂地平天成之大業。與禹

貢導江導河之說，或過神奇治之。然禹以八年之力，巡視江河淮濟四瀆之流，而助其宣洩，以此爲導，事屬可能。蓋其時去神農氏已千餘年，入農耕時期，治水一事，爲農耕之根本要圖，不獨避害已也。史載堯巡狩，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其注意民生爲何如乎？舜於禹治水成功之後，作五弦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矣，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我民之財兮。」上句言精神，下句言物質，此亦可以見舜之大政主張矣。舜之告禹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禹之告舜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載舜禹皋陶問答之言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又載禹之戒曰「民可近，不可

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因此禹崩以前。史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嗚呼。豈不美哉。

(一)重民命恤刑典具有尊重人權之精神。一部中國史最辛酸腥穢之所在。無如強者之不認識人權而行虐殺。其行虐殺也。或以刑。或以兵。或則無端妄殺。與幾千年來士子標榜之仁德二字。適得其反。此誠足爲我族羞也。然此乃後世之退化。而非古代之遺傳。史載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爲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此言固以表禹之仁。然堯舜時代之刑措不用。殆可想見。故堯典之言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蓋求社會之親睦和樂。爲其時政治之目標矣。又堯遊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其逍遙自在。亦可窺見當時人

民自由之樂矣。舜制五刑。而舜典曰：「象以典刑。惟刑之恤哉。」所謂五刑典刑。雖實際未詳。然既曰象以典刑。以明僅垂象以示人。又曰刑之恤哉。以冀避而不用。此與近世提倡廢止死刑者殆庶幾矣。故書載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而誥誡皋陶之詞曰：「刑期於無刑。」皋陶之言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皋陶法官也。其言如是。此僅就刑法言也。更觀兵事。則禹征有苗。三旬。苗民仍逆命。益以修德贊禹。禹於是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七旬而有苗格。其時之崇尚德化。尊重民命。可見矣。

(一) 實踐天下爲公。選舉賢能之大道。堯舜禹之用心。視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與後世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絕不相同。堯舜禹以天子

爲負有贊助天地化育萬民之全責。而助天子之百官，亦負有一部分之責。故所謂君臣者，非祿位之分配，而責任之分配。天子以權位與人，非以富貴與人，實以責任與人。臣之受權位，非受富貴，實受責任。故君臣之間，競以讓位與賢爲義務。堯之讓位於許由，許由不受。其說姑不論。試就史書所載者論。則堯之遜讓帝位，實先詢四岳。其言曰：「朕在位七十年，汝能庸庸踐朕位，而四岳辭之曰：『不德忝帝位。』堯乃續命羣臣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於是言曰：『有鰥在民間。』曰：『虞舜。』堯復詢曰：『然，朕聞之，其如何。』四岳曰：『瞽子，父頑，毋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堯於是妻以二女而試之。試之三年，堯以爲聖。於是命之曰：『汝登帝位。』而舜讓於德，弗嗣，不得已而攝位焉。舜之舉禹也，先命之治水，及堯崩，舜卽帝位，復舉禹任司空，命之曰：『汝平水土，維是勉之。』而禹讓於稷契皋陶，舜又強之曰：『汝其往視爾事。』及舜命禹攝位，其言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而禹

讓之皋陶。其言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舜乃復強之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而禹復以歷卜功臣。從其吉者爲請。冀得以自脫。舜乃決言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而禹復固辭。不得已而攝位焉。及舜崩。禹卽位。將授政於皋陶。而皋陶卒。遂授政於益。夫堯舜禹之授受帝位也。其始受者讓賢。讓賢不能。固辭。固辭不能。權攝政焉。其繼授位者崩。受者遂逃避天下。逃避不獲。遂始卽位。其終受者凜其先授賢之義。而別求賢以授位焉。此始終一貫之精神。曰惟在天下爲公。選賢舉能。豈尙有分毫權位之見。在其心目中乎。

(一)君臣一體切磋商責難恍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 唐虞君臣之於政權。相與

謙讓固矣。然就職以後。權責嚴明。不容推諉。故舜於登庸之後。不久而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又舉八元八愷。而流四凶族。又於即位以後。分任禹皋陶稷契等十二人以職官。均付以專責。而定考績之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因此臣責更專。君臣間之論政論治。恍如友朋。觀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各篇。所載君臣互相誥誡之辭。其嚴正親切。殊不辨其孰爲君。孰爲臣。而『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義。尤各凜以自勉。書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而皋陶賡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當時元首與股肱之形成一體。共同負責。絕無階級之分。而具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

堯舜禹之爲治精神。大略如上。以此觀察宋初。則除天下爲公一條。格於時代。未能模倣外。皆能彷彿似之。觀王船山宋論可知也。



十六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十七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按 不可則止一語，解見『陳力就列，不能則止』一條。勿欺也而犯之，卽爲以道事君之一法。在春秋時代，如鬻拳之兵諫，如魏絳之執法戮揚干等事，均爲勿欺也而犯之之實例。宋初趙普亦有此種氣概。史載『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可謂以道事君及勿欺也而犯之之實例。

## 十八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 十九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按 此極言信之效用。在列國並立時代，爲國家生存計，至關重要。蓋孔子之道，以仁爲本。以禮爲用。信則爲人我間禮之最大部份。春秋時國與國之用兵，或積種種怨望，或由背盟違約，要之皆起於交惡。交惡之起原，要皆可入於廣義的不信之列。故在弱小國家，或由人口不足而不能足兵，或由壤土徧狹而不能足食。此屬無可如何之事。然苟能內修德而外立信，亦未始不可以立國。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所

以極言仁義，其精神完全與此相同。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內信於國民，外信於國際者也。荀子王霸篇言，「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給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基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鬪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亦極言信之效用。春秋時代，齊桓晉文之取威定霸，皆標榜一信字。宋初開國，承五代之亂，不亟亟於力征經營，以圖削平藩鎮，而必先以誠信，安輯民生。亦深認信之價值，並合於信而後勞其民之義者也。

## 二十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按 此所謂君，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現代國家，除實行公產主義之蘇俄，國民經濟與國家經濟，打成一片外，一國之富力，仍視人民之富力爲上下。卽民富則國亦富，民貧則國亦貧，此一定之理也。故爲政者，決不宜蔑視人民之富力，而惟作財政上之增收。宋初力事節儉，不加農民之賦，旣懸爲國訓，並嚴守令勸農之條，重溢收租賦之罰，慎均定田租之舉，至太宗朝，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此卽實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教訓之效果也。

## 三一 聽訟我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 三二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按 無訟爲孔子主張德化之理想境界。所謂「刑期於無刑」「刑措不用」者是。此種盛治，雖僅爲美談，迄未能貫徹。然宋主因讀二典而歎法網之密，定析杖法。（見前）已有哀矜勿喜之精神。餘詳下條德化解。

二三 政者正也。子師以正，孰敢不正。

二四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按 此兩節同爲孔子答季康子問政語，解并見以下各條後。

二五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二六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二七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二八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

二九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

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諸者，

尙病未能也。）

按 自政者正也，至修己以安百姓各條，均爲德化主張之出發點。前文所謂必也使無訟乎，則爲德化主張之終極，爲儒家超出法家，不如法家易流涼薄之真價值所在。春秋戰國，無一強有力之君主，服膺此種政治主張，見諸實行。致殺伐綿延，演

爲戰國，而益厲。宋主承唐季五代藩鎮武人肆虐以後，最初一念，在感覺亂局之必須結束。觀其與趙普論事時，喟然嘆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命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中心動機，既在息兵，則自不能不歸於德化一途。此爲勢所必至，且無第二途徑。蓋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此義在宋主心中，必已瞭然。既出於德化一途，則自不能不以身作則。故事母則孝之。待舊朝宰輔則敬之。待周室子孫則禮之。待勳臣則厚之。宋主以身作則者，幾於無處不極其注意。除此犖犖大端而外，更列舉數事，則如

一 卽位之始，卽行視學。令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晚年尤好讀書。

二 令百官每五日內，入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

章，無以觸諱爲懼。

三 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四 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五 徵召處士王昭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六 撞碎蜀主所用寶裝溺器。曰：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七 於刑賞之間，隨處寓濫殺之戒。如王全斌入蜀，多殺降卒，而恨之。曹彬入蜀入唐，不安殺一人，而受隆遇。王彥昇擅殺韓通，而終身不加重用等均是。

八 於刑賞之間，處處示禮義廉恥所在。如南唐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上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命斬著竄良等是。



凡此皆孔子所謂正身，修己，好禮，戒殺，而欲善，諸條之事實。是否受趙普半部之指導，史雖不詳，然合於孔子教義，則無可疑也。

三十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三一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按 此兩節，均爲正身修己之一種。無倦，卽勵精圖治，而且有恆。歷史上開國之君，如漢光武與宋太祖，開國之相，如諸葛武侯與房玄齡，最能表顯此種精神。若唐太宗則晚年有稍倦之象，觀魏徵疏詞有「善始者衆，克終者寡」及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等語。可以證明。忠，卽恪盡責職。解見「不欺君而犯之」及忠焉能勿誨乎」各條。先之，卽以身作則。如戰國時代趙武靈王欲變服騎射，而身先服胡服者是。宋主欲矯五代之弊，而躬示好學愛民之誠，已詳前

條。勞之。卽以。身。示。勞。苦。之。模。範。國。史。上。幾。千。年。來。如。勸。農。而。有。籍。田。典。禮。卽。是。宋。主。於。澤。州。一。役。行。軍。時。嘗。親。自。下。馬。運。石。爲。羣。臣。倡。亦。爲。一。例。

三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按 先有司卽上條所謂「先之」義。舉賢才，意可參觀前文「舉直錯諸枉」解。赦小過，解見後文「君子之使人焉器之」一條。

三三 必也正名乎。

按 此爲孔子答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語。衛君指衛靈公。正名兩字，雖含混。然實言必須先有堂堂正正之名位，然後可行使政令。然後可有設施。然

後可致治。然後人民可樂生。其義孔子復明白申言之。故續告子路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所謂言，即政令。所謂事，即設施。所謂禮樂，即治効。所謂刑罰不中，即治効不彰後之亂象。此中關係，宋初事實，又可爲證。即宋主無論如何誠心仁術，以挽救當時大亂後之氣運，以結束百餘年間之亂局。然祇以爲周室舊臣。陳橋一役，雖明明內外推戴，雖明明爲人望所歸，（如隱士陳搏曰：天下自此定矣語）然尙不免於後世史家之評議。即當時亦有內而韓通，外而李筠李重進之不奉命。可見「名」之關係大矣。其在現代，一國政權之移轉，必依於法。依法則名正。不依法則名不正。若依照常法，至於不能補救，則又往往產生革命，以另造一新名與新法。此又現代政治與名之關係也。

### 三四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由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按 先富後教，與『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同一精神。孔子之所謂富，亦實管子倉廩實衣食足之程度。蓋人民而至於倉廩不實衣食不足之無以生存境地，則尙有何教之可言。故先富而後教，意即先生活而後教育也。若在人民已能到生活之水平線上，更進而求富力之充裕，則此時期，富與教，應同時兼顧，已無先後可分。此中界說，不可不分別也。此理最適應於宋初。宋初承唐季五代相殺之局，生民塗炭，爲政者之第一要務，即在如何息兵禍，使人民不至相殘。第二要務，即在於兵禍既息以後，如何裕民生，使人民得安居樂業。第一義，即所謂『庶』。第二義，即所謂『富之』。而宋之國策，即完全依此順序。此兩種順序收效，而宋

代文化乃大昌明也。

三五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三六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七 子夏爲季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

按 勝殘去殺，爲不用刑殺之盛治。故須百年。王者爲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三十年始見効。此均係爲政無欲速，欲速則不達之意。百年三十年，後人不必呆看。宋初政治，雖未能臻勝殘去殺之盛境。然確向勝殘去殺之方針。雖有一部以力假仁者霸之意味，亦有一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其効則及身而見。然其總關鍵，宋初君相能認定無欲速之故。無欲速之實例，可見諸統一進行，較諸漢唐遲緩之一端。卽

東漢初，光武連續用兵二十三年。唐初亦連續用兵六七年。惟獨宋初，則以內修政治爲主，以乘時勘亂爲輔。故先後經十七年之久，而猶未完全統一。茲將平定各方案代，記述如次。

- 一、收荆楚 爲乾德元年正月事，時在宋主卽位後第四年。
- 二、平蜀 爲乾德二年十二月事。時距荆楚平定後，將及兩年。
- 三、平南漢 爲開寶三年九月以後事，時爲平蜀後之第六年。
- 四、收江南 爲開寶七年九月事，時爲南漢平定後之第四年。
- 五、撫吳越 吳越始終，未加一兵。太宗朝，始舉地歸宗。
- 六、平北漢 平北漢，亦爲太宗朝事。
- 七、契丹 用兵契丹，以圖規復燕雲十六州，亦爲太宗朝事。

### 三八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按 此爲孔子答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語。略觀中史上開國首領，惟西漢初，誠如王船山所謂以「不學之相臣，輔草莽之天子」，毫不知爲君之難。故西漢初，百事草創，一無足觀。若如東漢之光武，則迥異。第觀其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以頤養精神爲請。光武答以我自樂此不疲。其知爲君之難可見。又如唐之太宗，曾自言「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又問房玄齡與魏徵，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言創業難，魏徵言收成難。太宗兩是之。迨宋之太祖，則於爲君難，益有深刻之覺悟。史載宋主「一日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蓋宋主

事母甚孝。而母氏曾言『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又宋主曾事周世宗，而世宗曾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此皆影響於宋主者至深也。

### 三九

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按 蹈此病而亡國者，不知凡幾。知爲君難者，必無此病。唐初張玄素與太宗論政道。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假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語即可爲此節之說明。

### 四十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按 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下，不獨內和其民，且宜外和其鄰。不獨對內不用兵，即對外亦力求敦睦而不用兵。此義無論強國與弱國，均爲重要。故孔子此語，實懸一理想的美滿效果，以逼出德化政治。孟子告齊宣王，謂「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一節，即完全爲孔子此語之發揮。至其致此之實際方法，則孟子除戒齊宣王輯睦鄰邦外，復大聲疾呼民生問題。其言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

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此又明示近者悅遠者來之政本所在，而宋初政本，即循此指者也。

#### 四一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按 爲政在顧大體。然何者爲大體，何者爲小利，當局者最宜認識清楚。例如宋初認定大政之本，在蘇息民生。故凡有合於此大方針者，卽爲大體。其有背此方針而計較一時一事之利益者，卽爲小利。於大小輕重之間，能權衡悉當。例如發淮揚軍儲廩粟，以救郡中饑民。（時有以軍粟爲重沮之者）讓秦州木植之利於戎人，以免邊境生事。任命吳越王錢俶安歸之類，均爲力顧大體。不計小利之證。孔子又謂「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卽對見小利者之箴砭也。

#### 四二

君子使人也器之。小人使人也求備焉。

按 使人也。器之而不求全責備。爲政治上用人要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此爲「器之」及「求備」之真解。歷史上與國君相，多能了解此義。唐太宗嘗誡其廷臣，謂「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故貞觀人才，極一時之盛。宋初對將相大臣，皆於執禮守法之中，示其寬大，不苛責其小過。如發見吳越餽金於趙普，諒其不前知，而淡然處之。爲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爲人民所訟，而爲之排解。密告漢超，令其改過等等。均與前所謂居上寬，赦小過等義合。而爲使人以器，不求全責備之佐證。

**四三**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四四**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按 孔子雖主德化政治，雖主避免戰事，然戰備亦不廢棄。戰備之要，首在教民能戰。以春秋時，兵民不分，故教民卽所以教戰。此與足食足兵條可相參證。宋初政策，上雖求息兵安民，然於水陸兩方之教戰，極勤。

**四五**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四六**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按 以殉私人之難爲忠，殆與殉葬惡習相同。其志可憫可嘉，而其事不必爲訓。在

管子心中，於公私死難之界，早有真知灼見。曾告召忽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孔子對於此點，特加揭明，可爲孔子教忠，爲忠於事而非忠於人之明證。至管仲之實踐仁學工夫，與發揮仁學功能，在仁學救國論中，（載復與月刊）曾詳述之。茲錄如左。其一內政上之自修，冠絕當時各國。其二於國力民力充實以後，絕不作黷武與侵略之舉，且進而爲和平之護持者。九合諸侯，國語謂「諸侯甲不解纆，所以盛甲兵不解鬣，所以蔽兵，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何其盛也。其三非僅無侵略之舉，且進而對被侵略者，力加援助。如狄人攻邢，而爲邢築城焉。狄人攻衛，而爲衛築城焉。山戎爲燕患，而北伐山戎焉。一方扶持弱小，一方捍禦戎狄。以戎狄爲對方，視兄弟爲一體。救人之勇，如自救然。其四不特自身無侵略之舉，且舉前此與諸侯之葛籐，一掃而

清之，南反侵地於魯。北反侵地於燕。西反侵地於衛。廓然大公，以正封疆。其五不特軍事上政治上事事以愛護鄰封爲前提。卽經濟上亦惟務利他焉。通齊國漁鹽之利於東，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且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爲來時用禮指歸時物諸侯之使，垂橐而入，輶載而歸。其六，他如威震諸侯，而謹事周室，不失臣禮。力征暴亂，而救災恤鄰，如魯有內難國絕無嗣使高子存之不令失所。所謂忠信禮義，事事以身作則，爲諸侯倡。凡此大端，幾得仁之全體。自此以下，幾無倫比。史家稱述齊桓爲春秋五霸之首，豈特霸而已，直王道矣。

四七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按 吳季札過衛，言「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其事在衛靈公之稍前。本節精義，在

爲政治國首在得人。故主國政者，苟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自身雖有過誤，亦可無傷其爲盛治。荀子仲尼節，於極言齊桓公私人之失德後，繼言「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乎？」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茲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可爲本節之發明。』

## 四八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按此爲後世『變法』『改制』精神之所從出。卽理想自己所認爲美善之主張。厭惡現狀而推倒之，如商君變秦法，李斯廢封建，王安石變宋法均是。宋初以

唐季五代，武人肆毒，無改制與變法之名，而實際上處處寓有改制與變法之維新精神。如以文臣知州事，逐漸削除藩鎮。如設諸州通判，以統治軍民之政。如選舉常參官，以糾正守將行爲。如置諸路轉運使，以移去藩鎮之財政。一切皆於不動聲色中，痛矯時弊。其出發點則認現制現狀爲惡劣，必須改革耳。

#### 四九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按 國史。上。政。治。家。均。以。選。賢。舉。能。爲。第。一。要。事。故。管。仲。在。出。主。政。權。之。初。卽。言。『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柔剛。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一。』又戰國魏文侯時代，李克與瞿璜論相。璜忿然曰：『西河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也。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此亦可見薦賢舉能，爲卿大夫有價值之政績。宋初政治，極重實行，故所謂人才，亦如善用兵者，所謂無赫赫之功。然觀不欺也。而犯之一條下，趙普薦賢之果毅，亦可免於孔子竊位之責矣。

**五十**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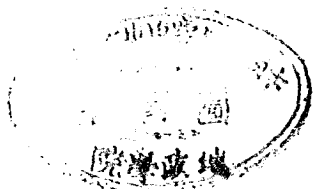
按 民之需要仁政，勝於需要水火，其義屢見於孟子警告梁惠王齊宣王。告公孫

丑之言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一節。尤爲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之說明。宋初情況，完全與此同。

**五一**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

按 寡與不均，貧與不安，均是有國有家者之病象。孔子此語，並非以寡與貧爲滿足。不過兩害相權，不均之害，尤甚於貧。不安之害，尤甚於貧耳。故中國幾千年賢士大夫，莫不注意於均與安。孟子告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一節，是警告朝野間不宜如是不均也。董仲舒限制民田以



調濟多寡之議，隋唐均田之制，以至王莽王田不許賣買之制，是籌計社會上應出於「均」也。宋初亦承周世宗均括天下農田之舉，遣使度田均賦，並嚴防度田時之流弊，於均田精神，亦能顧到。至於「安」之一字，則尤爲宋初國策所在也。

### 五二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按 四時行焉，爲天之秩序。百物生焉，爲天之仁道。天之循此秩序以成其仁，卽在不言之中。故政治家之爲國，亦當實事求是如天。申公警告漢武帝所謂「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其精神本於此。宋初政治，有極大之仁術，而議論絕少。王船山所謂「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一語，可以想見其全般也。

### 五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

按 亡國之君，其一生所有行動，未必盡爲罪惡。未必無一利民之事。如隋煬帝崇禎帝奮發有爲，利民之政尤多。子貢此語，最爲平恕。然決非爲亡國之君開脫罪狀。實爲後世秉國者進一危言。欲秉國者一念及敗亡以後，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可懼，而以下流自警也。然如何謂之上流，本節雖未明言，要當將孔子全部教義參合省察之。

#### 五四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悅。

按 「寬」「信」「敏」各解均見前文。公字則論語上不多見。然孔子心目中所以理想之政治，爲堯舜之公天下。故有仲尼祖述堯舜之語，又有極口稱道堯之爲君語。茲

所謂公，不僅爲小局部之公，而爲全般之公。卽不以天下爲貨也。其精神見諸禮運一節如左。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壯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一部國史中，興國君相，局部所行之政術，容有許多開誠布公之可取，然獨於天下爲公一點，則自堯舜禹後，闕無一人。此則有待於數千年後之今日，發揮而光大之矣。

10

498011

(22)